

語文學習叢書

北京口語語法

李榮編譯

開明書店

語文學習叢書

北京口語語法

李榮編譯

國明書店

北京口語語法

每冊定價 3,100 元

32 開本 78 定價頁

編譯者	李	榮
出版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印刷者	華	義
	印	刷
	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1952 年 5 月初版

分類 14 書號 8576(裝)

1952 年 11 月再版(10001—22000)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譯者序

這本小冊子是根據「國語入門」(趙元任, *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翻譯的。第一篇第一段至第六段相當於原書第一分第一章第一節至第六節, 第七段相當於原書第一分第四章第一節、第二節。第二篇相當於原書第一分第三章。「否定跟問句」在原書為「漢英語法比較」最後一節, 現在根據著者的「粵語入門」(*Cantonese Primer*, 1947, 出版處同上) 第一分第三章, 把這一節移到「詞類」之後, 另成一段。在那本書裏, 「否定跟問句」「漢英語法比較」這兩段就是並列的。

第一篇說明中國語言分佈的情形, 官話在漢語中的地位, 漢字跟漢語的關係。

第二篇敘述北京話(最有勢力的官話)的語法, 以口語為主, 不討論歐化句法。前七段是主體, 內容無須譯者說明。最後一段「漢英語法比較」(原題「英語語法範疇漢譯法」), 對研究語法跟翻譯的固然重要, 希望一般的讀者也不要放過。這兒有兩個理由: 第一, 因為語法的特點因比較而顯, 不比較

看不出來，一比較就看出來了。第二，內容跟上文並不重複，並且大部分即使不懂英語的人也看得懂，例如 32 節裏頭說的「是」字的用法。

因為原書是用英語寫的，有些專對說英語的讀者說的話就略去不譯。偶然也省略、更動、補充一兩個例子。更動、補充的多數根據著者別的著作。原文的腳注跟正文注明參看下文的地方，有的略了，有的插入正文，有的譯成腳注。

一九五一年九月

目 次

第一篇 漢語跟漢字

(一) 古漢語跟新漢語·····	1
(二) 咱們對古漢語的知識·····	2
(三) 上古音跟中古音·····	3
(四) 現代方言的發展·····	4
(五) 方言的分類·····	5
(六) 方言、官話、文言·····	7
(七) 六書·····	9

第二篇 北京口語語法

(一) 詞·····	14
1. 字跟詞·····	14
2. 自由字跟黏附字·····	14
(二) 句子·····	15
3. 完整句跟簡略句·····	15
4. 謂語的意義·····	16
5. 謂語的種類·····	17
6. 主語的種類·····	18

(三) 造句法	19
7. 並列結構	20
8. 向心結構	20
9. 動詞賓語結構	21
10. 動詞結構連用式(連動式)	21
(四) 造詞法	22
11. 造詞法的種類	22
12. 重疊跟變讀	22
13. 附加成分	23
(五) 複合詞	26
14. 複合詞的分類	26
15. 主謂複合詞	27
16. 並列複合詞(包括同義字跟正反字)	27
17. 向心複合詞	28
18. 動詞賓語複合詞	28
19. 動詞補足語複合詞	29
20. 單詞化複合詞跟小詞	30
(六) 詞類	31
21. 詞類跟字類	31
22. 決定字跟助名詞	31
23. 名詞、時間詞、地位詞、定位字	33
24. 代詞	34
25. 動詞、形容詞、介詞	35
26. 副詞跟連詞	37
27. 單呼詞跟呼格	38

(七) 否定跟問句	39
28. 否定	39
29. 問句	40
(八) 漢英語法比較	42
30. 名詞的冠詞跟數變	42
31. 全稱、偏稱等等	43
32. 形容詞	45
33. 介詞	48
34. 動詞的主動式跟被動式	49
35. 動詞的時變	50
36. 散動詞	53
37. 並列連詞	55
38. 關係詞跟附屬子句	56
譯名表	59

第一篇 漢語跟漢字

(一) 古漢語跟新漢語

普通總認為漢語是世界上最古的語言之一。可是咱們今天說的話一定是新的，並且跟孔子說的話不一樣。另外一方面，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在用文字紀錄語言以前，一定都說了多少千年的話了。因此，咱們可以說，所有的語言，就來源說，是同樣的古，就現在的口語說，是同樣的新。

那麼，漢語古的名氣是怎麼來的呢？這裏頭有好些個理由。第一，中國普遍應用的筆語，雖然用的是現代的讀音，大部分是根據古書的。咱們看起來，孟子的文體還是相當接近現代的。

其次，跟世界上大多數別的民族比較起來，幾千年來中國社會跟中國文化保持着相對的一致性跟穩定性。中國有的是變亂。不過，連一度統治全中國的蒙古人滿洲人都沒有影響漢語，並沒有給漢語留下大批的借字。（諾曼人侵入不列顛，

就留下了大批的借字。)

最後，漢語看起來很古，是因為漢語不像拉丁是的，分成好些個國語（法語、意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等），這些國語，看起來就是新的了。漢語卻在借字的形式下，傳到文化上後進的鄰邦。日本、朝鮮、越南，到現在還用借過去的漢字，給漢語很古做證據。漢語給（別的语言）的多，（向別的语言）拿的少，一直保持着穩定性跟相對的全國一致性。所以，說漢語古是很有理由的。

（二）咱們對古漢語的知識

每一個識字的人都懂得古漢語，不過，這是單就了解古書說的。要是念出聲音來，總是某一種現代方言的讀音。中國過去的學者很少知道，古代漢語的實際讀音是甚麼樣兒的。並不是因為中國人不留心語音。中國人向來對語音是很留心的。不過因為文字不是拼音的，他們不能不偏重抽象的語音分類跟語音當中的關係，比較忽略語音本身的音值。他們對語言的認識是正確的，不過不是具體的。好些古代學者的著作，要等待現代語言學家作語音學的解釋。有人打過這麼一個比喻：傳統的中國音韻學好比一部代數書。這部書裏頭有好些真理，不過在運用這些真理以前，必須把數字代進公式裏頭去。

「數字」就是現代漢語方言。語言學家研究現代方言的讀音（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古代借字的現代讀音——日譯吳音、日譯漢音、高麗譯音、安南譯音），再拿來跟傳統中國音韻學的系統（反切、等韻）比較，詳詳細細的構擬出公元六百年左右的漢語讀音（除了四聲的調值）。這個咱們管他叫中古音。語言學家利用小學家對文字構造跟詩經用韻的研究，又構擬出比中古音大概早一千年的讀音，這個咱們管他叫上古音。

（三）上古音跟中古音

概括的說，上古音的聲母韻母很豐富，聲調也許只有三個。塞音聲母有四套，不帶音（清音）不送氣，不帶音送氣，帶音（濁音）不送氣，帶音送氣，例如 t, t', d, d' 。韻尾輔音有 $-m, -n, -ng, -p, -t, -k, -b, -d, -g$ ，可是沒有韻尾半元音；換句話說，就是沒有 au, ei 一類前響的複合元音。有幾個聲母複輔音，例如 $gl-, kl-, bl-, pl-$ ，不過不常見。

從上古音到中古音，最重要的變化是純濁音聲母跟韻尾變成半元音，例如「搖」，上古音 $djog >$ 中古音 $jäu (>$ 北京話 $yau)$ 。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聲，入聲是收 $-p, -t, -k$ 的。大部分去聲字是從上古音收 $-b, -d, -g$ 的字變來的。

(四) 現代方言的發展

現代方言不完全是從上古音中古音一條直線傳下來的。不過，大部分現代方言關係很密切，咱們說明語音演變的時候，可以當他全是從一條直線傳下來，也沒有多少例外。這裏頭有兩個理由。第一，好些學者認為，構擬的中古音系統是好多古方言的混合物。要是把叔祖父認為祖父，從堂弟兄就變成堂弟兄，把叔父認為父親，堂弟兄就變成親弟兄了。還有一個理由，今天的方言跟今天的人類一樣，都是少數祖先的後代，別的支派的古語都死亡了，沒有留下後代。

官話在實用上非常重要，就語言學說，官話卻是現代方言當中距離古音最遠，保留古音最少的。咱們可以提一下公元六百年以來重要的語音演變對現代方言（包括官話）的影響。古帶音（濁音）聲母「並」b'，「定」d'，「羣」g'，「從」dz'，「邪」z'等在所有方言裏都失去濁音，浙江全省、江蘇一部分、湖南一部分的方言例外。古音裏頭的雙唇音（重唇音）在某些條件之下，全國漢語方言都變成唇齒音（輕唇音），南部跟東南部一些方言例外。古輔音韻尾 -m, -p, -t, -k, 除了極南部的方言，不是失落了，就變成別的音了。古四聲依照聲母原來的清（不帶音）濁（帶音）分化成「陰調」「陽調」。分化的程度每個方言不同，不過平聲差不多到處都分化成「陰平」「陽

平」。中國北部多數地方，入聲不但失落輔音韻尾，連入聲這一類都沒有了；因爲入聲的字都分派到別的「聲」去了。因此，官話的四聲不等於古四聲，等於古平、上、去三聲，其中平聲分化成陰平、陽平。大體上說，在南部方言裏，古韻尾古調類保留的最好，在中部跟東部方言裏，古聲母保留的最好，別的方言距離古音最遠。

(五) 方言的分類

中國的語言可以分成三個大區域來說。東南各省的漢語方言最複雜，這一區域包括廣東、福建、臺灣、江西、浙江五省的全部，湖南省的大部分，廣西、安徽、江蘇三省的一部分。第二區是官話區，包括長城以南不屬於第一區的各省，跟東北的大部分。第三區包括內蒙、新疆、青海、西康、西藏、以及西南各省的邊地，說的是非漢語跟官話。這一區土地差不多佔全國的一半，人口卻不到全國十分之一。

漢語的方言可以分成九組，第一區六組，第二區三組。第一區的六組是粵語、贛客家、閩南、閩北、吳語、湘語。粵語、贛客家（江西的大部分屬於這一組）、閩南（臺灣跟海南島說的漢語屬於這一組）三組的特點是保留古輔音韻尾 -m, -p, -t, -k。閩北話自成一組，跟閩南話有許多相近的地方，有人給併成一組，管他叫閩語。吳語跟湘語（湖南省城長沙卻不是這一組

的好代表)的特點是保留古聲母的濁音,例如「並」b',「定」d',「羣」g',「從」dz'等。這六組除了有兩個平聲,一個或兩個上聲外,多數還有兩個去聲,兩個入聲。

第二個大區域是官話方言區,大約佔長城以南各省人口三分之二,土地四分之三,可以分成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三組。北方官話包括黃河流域跟東北。北京話屬於這一組。下江官話地方比較小,包括從漢口到南京一帶(漢口在外,南京在內)。西南官話內部很一致,包括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廣西省的一部分,湖北省的一部分(包括漢口在內)。官話的共同特點是音系比較簡單。聲調有四個或者五個。最常用的詞彙,例如人稱代名詞、指示詞、疑問詞跟語助詞是共同的。(各方言詳細情形,請參看曾世英等編「中國分省新圖」第五版第十四圖,1948年,上海申報館發行;李方桂著「中國的語言」,「中國年鑑」第七本,1944—45年度,葉129—137,上海「自由論壇報」印行。)

各方言相互了解的程度跟別的語言的情形一樣,看方言之間的距離跟說話的人的教育程度兩個因素而定。三組官話的不同相當於不列顛羣島、北美洲、澳洲三處英語方言的不同。抽象的說,全中國寫的是共同的詞彙,共同的文字。咱們可以說,第一區六組方言之間的區別,六組方言跟官話的區別,相當於荷蘭語跟英語的不同,或者西班牙語跟法語的不

同。就大體說，漢語各組方言的差別都沒有英語德語的差別那麼利害。說各組官話的人，比方說哈爾濱人或者瀋陽人、新疆迪化人、重慶人或者桂林人、南京人（這些地方代表官話區域的四個犄角兒），他們之間可以隨便談話，各人用自己的方言，用不着太遷就對方。

不是官話區域的人，並不認為不懂官話是個人的缺點，就是旅行、從事教育工作或者別的公共事業的時候事實上有點不便。多數受教育的人官話是這麼學的，或者從說官話（或者學過官話）的人那兒揀一點兒，或者從紅樓夢之類的官話小說裏頭採用些詞彙，並不想改變讀音。

常參加社會活動的人，因方言不同引起的困難很小。不大參加社會活動的人，因為詞彙的基礎有限，又很少接觸別處的用字跟發音的習慣，出了本組（甚至小組）方言的界線，當然就不能說話。

（六）方言、官話、文言

方言之間的不同有三方面。最主要的是發音的不同。比方說，樹林的「林」字北京念 lin，上海念 ling，廣州念 lam。其次，方言對常用字的選擇不同。比方說，第三人稱官話用「他」，上海用「伊」，廣州用「佢」。從漢語共同的三個不同的字裏頭，這個方言挑這個字，那個方言挑那個字來做常用字，

不用別的字或者只在寫作的時候用別的字。第三，方言的語法不同。比方說，北京話的詞序是「給我點兒水」，「水」字攔在「我」字後頭，廣州話說「俾啲水我」，上海話說「撥點水我」，「水」字都攔在「我」字前頭。這個第三點最不重要，因為各方言的語法比較一致。

狹義的官話就是北京方言，跟別的方言一樣，北京話有他的音系、常用的共同詞彙、語法結構。官話的特點就是他的特點比別的方言少。因為，咱們已經說過，官話這種方言，地域的差別最少，懂的人最多。

方言之上有文言，或者說的更加準確一點兒，文言包括在每一個方言裏頭，是每一個方言的一部分。文言不是方言之外另外一種方言，因為文言本身並沒有他自己的讀音。當然咯，論語裏頭孔子的話一定是用公元前六世紀魯國某個方言說的。不過，咱們要注意這個事實，以前，論語是一本常念的書，其中的句子即使沒有人說，可是還活在各方言識字的人的口裏，念出來是一串有意義的聲音。全中國統一的漢字在保留文言上頭當然起了主要的作用，不過文言存在的本質並不在文字本身上頭，文言存在的本質在於這些字句的了解、朗讀、背誦、引證跟自由運用上頭，雖然這些字句的實際讀音是一個方言一個樣兒。文言是由各方言裏頭的同根字組成的，文言裏頭每個字都代表各方言的同根字，通常寫法總是一樣

的。(比方說,文言的「林」字,代表北京的 lin, 上海的 ling, 廣州的 lam …… 等等同根字,寫法是一樣的,都是「林」。)

從以上所說的咱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第一,咱們可以通過任何一個主要漢語方言,掌握全部漢語文學。第二,精通一個漢語方言,是了解全部漢語的準備。

(七) 六書

普通認為中國古文字是象形或者象意的。比方說,圓圈兒當中加一點是「日」字,三個橫劃是「三」字。傳統的說法把文字分成六類,叫做「六書」。許慎(大約死於公元 120 年左右)在說文解字裏(共 9353 字)首先有系統的應用六書說。(1) 象形是最容易了解的。(2) 指事是獨體象意字,是表示意念的簡單圖案畫,例如「上(上)」[「下(下)」][「一」][「二」][「三」]。(3) 會意是合體象意字,整體的意義是部分的意義的總和。例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在所有的字裏頭,屬於這三類的只佔極少數。這些字對他們所代表的語言裏頭的詞有相對的獨立性。比方說,「三」字可以代表北京話的 san, 也可以代表英語的 three。咱們可以想象,中國文字可以脫離中國語言,自己發展成一套完整的符號系統。不過,事實上從很古的時候起,文字就跟所代表的詞很密切的結合起來,失去了固有的象形象意的作用,變成口語的約定俗成的視覺符號,